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P 前（面）” 的歧再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3-01-24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王, 珍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675

“NP 前（面）”结构的歧义问题再议¹

王 珍

要旨

中国語において、空間位置を表す表現の一つである「NP 前（面）」構文は、使用上に多義性が生じる場合が多い。それは、「NP 前（面）」構文における「NP」自体が持っている空間的な特徴によるものであり、認知主体の捉え方によって、参照体の「前」「后」の方向認識に違いが現れるためだと考えられる。本稿は、方経民（1999）が指摘した「内部参照」と「外部参照」の区別、方経民（2002）による空間領域範疇をめぐる論述、および Levinson（1996, 2003）の空間参照枠理論に基づき、「NP 前（面）」と「NP+（的）+前（面）+D」構文に現れる多義性現象について議論する。特に、「NP」の空間的な特徴、または「NP」自体に固有の「前」「后」の区別があるか否かは、「NP 前（面）」構文の意味役割に与える影響を議論の中心とする。

キーワード：多義性 内部参照 外部参照 平行投影 反射投影

1 引言

在语言运用中，名词性成分加方位词“前”“后”所构成的“NP 前/后”（为便于集中讨论问题，本文暂不述及“NP 后”），在表达空间位置时常会产生歧义。方位词“前”后加“面/边/头”等，可组成双音节方位词“前面/前边/前头”。与单音节方位词相比，双音节方位词的语义更为具体，空间感更强，“前面”“前边”与“前头”则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别。不过，就其整体功能而言，上述几种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本文暂不对其进行区分，写法以“NP 前（面）”为主。

郭锐（2004）在研究方位词“前、后、左、右”的参照策略时，通过多选题问卷的方式，调查人们对“汽车的前面有一只猫”的理解方式。根据调查结果²，“猫”所有可能存在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¹ 本文是在 2019 年度第 2 回关西支部例会的口头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补写而成的，曾得到与会老师、同学的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² 郭锐（2004）指出，97 人参加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选择（a）97 人，100%；（b）48 人，50%；（c）17 人，18%；（d）17 人，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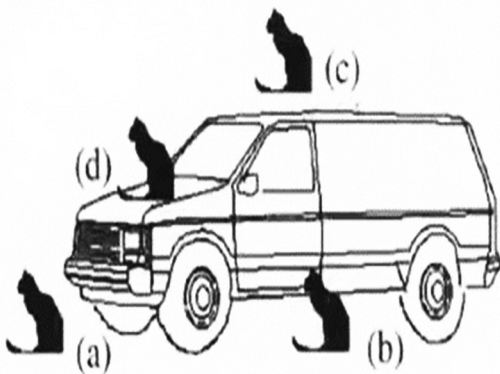


图 1 (引自郭锐 2004: 1, 图 1)

该文指出, a、b、c 是外域参照的结果, 而 d 则属于内部参照。其中, b 和 c 的不同是由方位参照策略的不同引起的。当认知主体位于车门一侧时, 如果采取“平移投射”方式, 则目标体处于离认知主体较远位置, 即 c; 如果采取的是“反射投射”方式, 则目标体处于离认知主体较近位置, 即 b。

在对实际语料的考察中, 我们看到, 对“NP”为“车”的“NP 前(面)”的使用和理解的确是存在分歧的。例如:

- (1) 他拎着马夹袋凑到一辆出租车前, 被车内伸出的一双铁掌紧紧抓住。
(《文汇报》BCC)
- (2) 马达走到了他的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前, 迅速地钻了进去, 出租车的排气孔很快发出了发动的声响, 趁着清晨的薄雾, 离开了这里。(蔡骏《神在看着你》BCC)
- (3) 戴崇高说, 他在 10 月 26 日晚上, 在花样年华接客的时候, 开车插队到另一辆出租车前。(《都市快讯》BCC)
- (4) 我不会按喇叭的, 除非有人发疯似的要冲到我的车前面。(苏·蒙克·基德《美人鱼椅子》BCC)

不难看出, 例(1)(2)中的“出租车前”和例(3)(4)的“出租车前”“车前面”的具体位置是不一样的。根据语境可以判断, 例(1)(2)中的“他”处于“车门”位置, 即出入口; 而例(3)(4)中的“出租车前”“车前面”显然是指“车头”位置。以上分析说明, 如果参照体为“车”类本身具有“前”“后”特征的交通工具, 那么就既可以根据行驶方向辨别“前”“后”方位, 也可以按“出入口”来判定“前”“后”方位。

“车”所固有的方位特征应为识解目标体位置的依据或前提。

确如郭锐(2004)所指出的,由于“汽车”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同时又具有内部空间可以容纳目标体,所以,目标体的位置既可能在参照体内部区域,也可能在参照体外部区域。也就是说,如果“NP”具备“前”“后”特征,同时也具备空间区域,那么,在一定的语境下,“NP 前(面)”结构就有可能产生歧义。例如:

(5)她看见绫子正在一年级空无一人的教室前面等着自己。(川端康成《花的日记》BCC)

同“汽车”一样,“教室”可被看作容纳场所,无疑是有空间性的,同时,作为房屋,其自身结构也有“前”“后”之别。为此,上例中的“绫子”既有可能在“教室”里面(通常为讲台侧),也有可能“教室”外面(通常为门前)。不难看出,“NP”的空间性及其自身的“前”“后”特征对“NP 前(面)”结构的语义识解是有影响的。

那么,如果“NP”本身不具备空间性,也不具备“前”“后”特征,“NP 前(面)”结构是否也会产生歧义呢?请先看例句:

(6) The fly is in front of the ball. (那只苍蝇在球的前面。) (引自 Clark 1973)

(7)她先是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男人模样的人站立在一株秃树前,他的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整张脸孔。(陈染《私人生活》当代)

以上两例对目标体的位置都可做出两种解释,原因恰恰就在于作为参照体的“球”和“树”本身并不具备“前”“后”这样的方位特征,认知主体需要采用一定的认知策略赋予参照体“前”“后”特征,然后才能据此确认目标体的位置。可见,在“NP”本身不具备空间性,也不具备固有的“前”“后”特征时,“NP 前(面)”仍有产生歧义的可能。

赵元任(1959/2002)曾提出歧义度(the degree of ambiguity)概念,并指出:“几种可能的理解的相对几率是影响一个语言形式的歧义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对同一语言形式做出不同理解的几率差不多,那么该形式的“歧义度”就高;反之,如果一种理解方式的几率大大超过其他理解方式的几率,那么该形式的“歧义度”就低。郭锐(2004)的调查表明,在对“汽车的前面有一只猫”所描述的场景做出多项选择时,所有调查对象都选择将“猫”的位置判定为“车头”;一半调查对象选择车门一侧(靠近认知主体一侧);选择“猫”位于车门另一侧和汽车内部的人数相同。如以“歧义度”加以衡量,这里所讨论的“NP 前(面)”就基本可被视为“歧义度”较高并且是多歧义的一类结构。

总之,虽然同为“NP 前(面)”结构,但由于“NP”特点不同,认知主体的识解

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本文就将从“NP”自身的特点及认知主体的识解方式出发,对“NP 前(面)”结构的歧义问题再做讨论,进一步明确该结构产生歧义的依据所在。

2 “NP 前(面)”结构的歧义分析

2.1 先行研究概述

关于“NP 前(面)”结构的歧义问题,先行研究已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分析。齐沪扬(1998)提到,当认知主体面对一侧车门,对听话人说“你到轿车的前面来”时,对“你”的位置的识解会随着参照体³的变化而变化:①选取第一参照体时,处于离认知主体较近位置,即认知主体所在的车门一侧;②如以第二参照体(“轿车”)为依据,应处于车头位置;③如同时以认知主体的视线和“轿车”为依据,“你”则应移动至离认知主体较远的一侧,即车门的另一侧。

广濑(2000: 143-144)以英语和日语的语句为例,说明含“前”句子的歧义现象,如“John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car.”和“ジョンは、車の前に立っている。”该文指出,在 John 位于车头位置时,是非指示用法;位于汽车两侧时,则是指示用法⁴。

比较一下上述汉、英、日三种语言的用例就会发现:句中“NP”均为自身具有“前”“后”方位特征的“车”;不同的是,英语中的 in front of the car 直接表明了目标体处于“车”的外部区域⁵,而汉语和日语则无法明示这一点。因此,从理论上说,对汉日语句还存在目标体处于车内的前部区域这样一种解读。

我们大体赞成前面所引述的郭锐(2004)的说法,认为对“猫”的位置可做出四种解读。不过,在我们看来,该文对此做出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具体地说,“汽车”属于交通工具,人们一般会将其行驶的方向视为“前”,也就是说,“汽车”所固有的特征使其“前”“后”方向明确,人们很容易按照其固有的“前”“后”判断目标体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将“猫”的位置判定为 a,就成为所有调查对象的选择;同时,“汽车”具有内部空间,而内部空间可分“前”“后”,为此,将“猫”的位置识解为 d,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人们一般会把物体出入口朝向的位置视为“前”。如果把“汽车”看成一个容器,那么“车门”就是出入口, b 和 c 均是基于这样的经验与认识做出的识解。也就是说, b 和 c 的前提还是“汽车”自身的方位特征,而 b 和 c 的区别则取决于“平移投射”策略和“反射投射”策略的不同。

³ 齐沪扬(1998)把参考点分为三种:第一参考点是说话人说话的位置;第二参考点是说话人说话时涉及到的物体或处所的位置;第三参考点是说话人说话时因语言环境而添置的位置。该文所说的“参考点”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参照体”。

⁴ Fillmore(1971/1975)指出:空间表达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示用法(deictic use),指空间词语表示的位置与说话者(或认知主体)自身的方位特征有关;一种是非指示用法(non-deictic use),指空间词语表示的位置与参照体的固有方位特征相关。

⁵ 英语中的 in front of the car 着眼于汽车的外部区域, in the front of the car 着眼于汽车的内部区域。

如前所述,在语言交际中,“NP 前(面)”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甚至引起歧解的一个语言结构,而“NP”本身的空间与方位特征则是对整个结构的使用与识解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因素。

Clark (1973) 曾探讨感知空间与空间词语的关系,提出在英语中有两种不同的“前”和“后”(“front” and “back”):一种是固有的(或内在的)(inherent)“前”“后”,如汽车、人体、火箭等;一种是“自我中心”(egocentric)的“前”“后”,即从认知主体自我的角度出发而确定的“前”“后”。我们认为,汉语中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前”“后”。这两种“前”“后”如不一致,就有可能引发歧义。

2.2 物体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

一般来说,人们会把一个物体有“出入口”的朝向位置认定为“前”,与“前”相反的方向则为“后”。例如,人们常说“房前屋后”。“房”“屋”都有“门”,有出入口,具有明显的“前”“后”特征⁶。可是,即便如此,对“房前”“屋后”之类的表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还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例如:

- (8) 当我抱着行李走在教室前的走廊上时,春日正把自己的行李塞进自己的置物柜里。(谷川流《凉宫春日的叹息》BCC)
- (9) 教室前面有一张十分粗糙简陋的硬木讲台,旁边放着一顶高帽和一把由细竹条绑成的竹鞭。(《人民日报》BCC)

很显然,以上两例中的“教室前(面)”表示的空间区域是不一样的。Svorou (1994: 15-16) 定义了三种实体(entities)可能具有的典型区域:①实体的内部区域(interior region),比如一些容器,像“盒子、罐头、杯子、篮子、桶、锅”等的内部空间;②实体的外部区域(exterior region),如“黑板、桌面、树木、山脉,甚至人”等;③实体自身区域(being region),如“原野、大陆、国家”等。方经民(2002: 41)进一步指出:“就实体本身所占据的典型区域而言,有内部区域、外部区域和自身区域,但语言在借助实体表达一个空间区域范畴时,所要表达的空间区域可以在实体区域之内或之外,也可以跟实体区域重合或互补。”另外,方经民(1999)还根据位置参照体和方位辖域的关系,将位置参照分为外域参照和内部参照。文中指出,方位辖域是由方位词和位置参照体所限定的方向位置的区域范围(即跟位置参照点相毗邻的区域),处在位置参照

⁶ 请参看郭锐(2004: 10-11)对物体固有方位特征确立的相关论述及王灿龙(2016:180)对绝对“前”“后”的阐述(该文的绝对“前”“后”相当于本文所说的固有“前”“后”)。

体范围之外的方位参照是外域参照；方位辖域是位置参照体的一部分，处在位置参照体范围内的方位参照是内部参照。比如，“日本在我国的东边”属于外域参照；“上海在我国的东边”属于内部参照。

据此分析，例（8）中的“走廊”处于“教室”的外部区域，识解方式是外域参照；而例（9）的“讲台”处于“教室”的内部区域，识解方式是内部参照。而在语境不够具体也即“参照”方式不明时，“NP 前（面）”结构就有可能产生歧义。例如：

- （10）夜半无人时，我独自伫立讲过课的教室前，追忆那“众星暖月春梦幻，孤灯寒窗秋虫吟”的教学情景，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人民日报》CCL）
- （11）加加突然说，伊尔玛本人就站在教堂前面。（左拉《娜娜》BCC）
- （12）我来到店堂前面。（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BCC）

对例（10）- 例（12）均有两种理解，即“我”“伊尔玛”“我”既有可能分别在“教室”“教堂”“店堂”的里面，也有可能分别在“教室”“教堂”“店堂”的外面，前者采取的是内部参照，后者采取的是外域参照。

通过以上例句及其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教室”“教堂”“店堂”等都具有自身“前”“后”特征，同时也具有内部空间区域，所以位置参照有两种：内部参照和外域参照。当然，从事理关系来看，目标体一般不能大于参照体。可以说，“NP”是否具有一定的空间性，是“NP 前（面）”结构能否形成内部参照义也即该结构是否存在歧义的主要原因。

2.3 物体不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

用方位词标示位置时，有时光靠选定参照体并不能明确目标体的位置，还要看参照体的朝向或者认知主体的位置朝向。如果参照体（“NP 前（面）”结构中的“NP”）自身难以确定朝向也即不具备“前”“后”特征时，“NP 前（面）”表示的位置则是不明确的。此时，我们往往需要先根据认知主体自身的朝向判定参照体的朝向，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确定目标体的位置。

Shinohara（1997）比较了日语母语者、英语母语者和豪萨人对“前”“后”方位的认知情况，发现说英语或日语、豪萨语的人对下图所示 snake 的位置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请看图 2 和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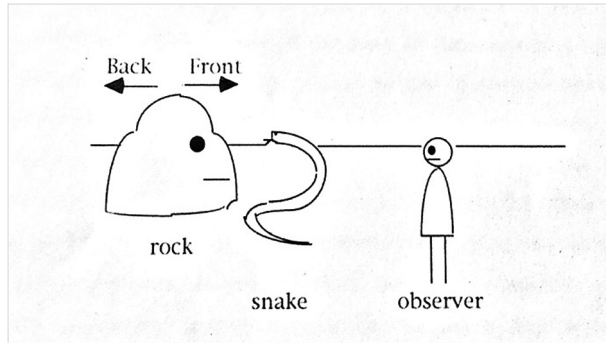


图 2 (引自 Shinohara1997:125, Fig.6.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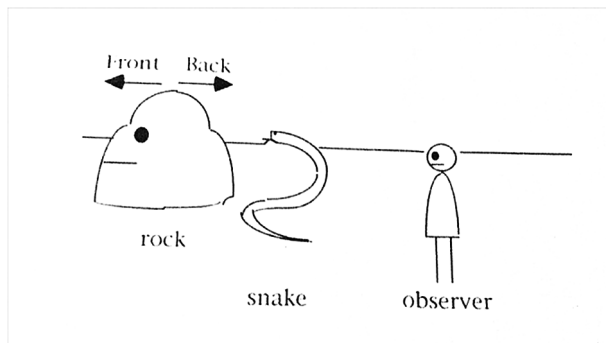


图 3 (引自 Shinohara1997:126, Fig.6.2.1d)

(13) The snake is in front of the rock.(English and Japanese) (蛇在石头前面。)

英语或日语母语者

(14) The snake is behind the rock.(Hausa) (蛇在石头后面。) 豪萨人

(Shinohara1997:125-126)

就例(13)(14)而言,“石头”是参照体,而“石头”本身并没有“前”“后”之别,此时,认知主体要赋予“石头”一个朝向,进而确定目标体的位置。英语或日语母语者认为参照体和认知主体是“face-to-face”的关系,即“蛇在石头前面”;豪萨人认为参照体和认知主体是“face-to-back”的关系,即“蛇在石头后面”。

汉语母语者在表达类似的空间位置关系的时候,同样会产生分歧。我们对语料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15) 你高高的身影仿佛在林荫路上晃动,站在秋天的法桐树前,望着北

- 方……你还想得那道山脉上的浪漫旅行吗？（张炜《柏慧》当代）
- (16) 敌人的进攻被击退，石桥前面的泥水里，倒下一堆敌人的尸体和嗷嗷哭叫的伤兵。（吴强《红日》当代）
- (17) 朔早就将手指浸入放置在石头前的茶碗，接着用水描摹浮雕浅淡的轮廓，于是浮雕上显出了三个互相握着手的孩子……（大江健三郎《两百年的孩子》BCC）
- (18) 初枝闻到了花香，在花前蹲下身来。（川端康成《少女开眼》BCC）

我们可以借助 Levinson（1996, 2003）的空间参照框架，对以上例句做出分析。Levinson（1996）把空间关系分为三大参照框架（frames of reference）：固有参照框架（intrinsic frames of reference）、相对参照框架（rel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和绝对参照框架（absolute frames of reference）。这几个参照框架涉及到一个以物体为中心的坐标系。由于本文不涉及绝对参照框架，对此暂不做说明。在固有参照框架中，坐标（位置）是以物体的固有特征（inherent features）来确定的。相对参照框架是以认知主体为坐标，并将其以不同方式投射在参照体上形成的。“相对参照框架是认知主体利用自己的主观视点来决定目标体的空间位置”（下地 2011）。Levinson（2003）进一步把相对参照框架分为三种方式，即平移（translation）、反射（reflection）和旋转（rotation）⁷。由于本文不讨论左右坐标问题，所以也暂不考虑旋转投射方式。

请先看平移投射，图示⁸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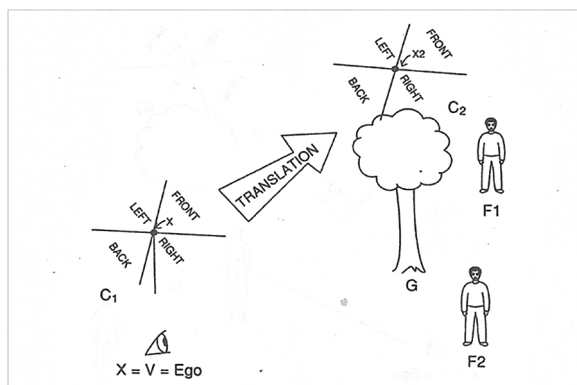


图 4 平移投射（引自 Levinson2003: 88, Figure3.5）

⁷ “平移”“反射”“旋转”三个术语参考下地（2011）中的说法。

⁸ 由于图中 F2 与左右坐标问题相关，所以 F2 的位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采用“平移投射”方式时，认知主体把自身的前后轴和左右轴平行投射到参照体上。认知主体和参照体处于同一朝向，即认知主体的前后坐标和参照体是一致的。此时，参照体离认知主体远的一面被称为“前”(图4中参照体“树”的方向跟认知主体一致，F1的位置在“树”的前面。)；反之，离认知主体近的一面被称为“后”。

接着再看反射投射，图示如下(同样忽略F2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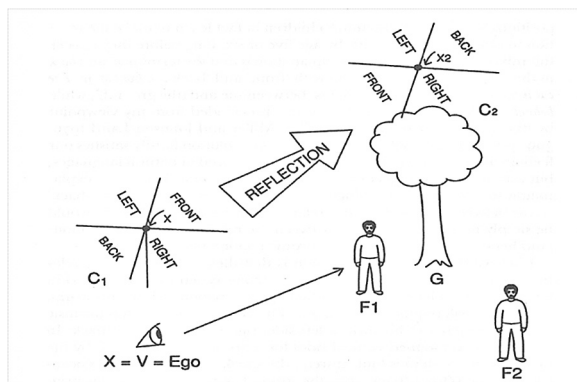


图5 反射投射(引自 Levinson2003: 86, Figure3.3)

与平移投射不同，反射投射是认知主体的左右轴平行投射到参照体上，前后轴翻转投射到参照体上，二者前后方向相反，而左右方向一致。郭锐(2004)称之为“镜像策略(mirror strategy)”。认知主体的前后坐标反射到参照体上，即二者的前后坐标完全相反。此时，认知主体和参照体是面对面的，参照体离认知主体近的一面被称为“前”(图5中参照体“树”的方向跟认知主体相反，F1的位置在“树”的前面。)；反之，离认知主体远的一面被称为“后”。

以“平移投射”方式和“反射投射”方式，我们可对例(15)到(18)的歧义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例(15)中，“法桐树”自身不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认知主体先赋予参照体“树”一个朝向，然后再根据参照体的朝向来判断目标体的位置。林笛(1993)指出，“可见性”是方位词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参照体和目标体大小比例悬殊，且目标体被参照体遮挡而不可见时，认知主体不会采用“平移投射”策略，而是采用“反射投射”策略。而例(15)中的“你”很可能小于“法桐树”，因而认知主体一般会采用“反射投射”策略确定目标体的位置，即“你”处于认知主体和“法桐树”之间的位置，这时，

句中“法桐树前”所标示的位置是确定的⁹。不过，我们假如设定“你”未被“法桐树”遮挡，处于一个可见的范围内，那么，认知主体就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判定“你”的位置。如采取“平移投射”，“你”便处于离认知主体较远的位置，“法桐树”处于“你”和认知主体之间；如采取“反射投射”，“你”便处于离认知主体较近的位置，即处于“法桐树”和认知主体之间。同样，例（16）（17）（18）中的“石桥”“石头”和“花”也都不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认知主体的视点决定了目标体的位置。目标体离认知主体较远时，会采取“平移投射”策略；目标体离认知主体较近时，采取的是“反射投射”策略。而认知主体对参照体的朝向如有不同的设定（面向自己或者背对自己），就会导致同一语言形式对应不同的客观场景。

如上所述，“NP”的指称对象如不具备“前”“后”这样的方位特征时，那么就应由认知主体决定采用何种认知策略和表述方式。相反，如果“NP”本身具有“前”“后”特征，甚至当“NP”所在的环境可使“NP”呈现出方向性时，主体视点通常就很难再起作用。例如：

（19）桌子放在椅子前面。（自拟）

（20）小王坐在小李前面。（自拟）

我们设定上述例句所描述的是教室中的景象，而在传统的有讲台的教室中，桌椅排列整齐，人们会面向“讲台”而坐，“讲台”及离“讲台”近的区域会被默认为“前”，离“讲台”远的区域会被默认为“后”。显然，例（19）中，“桌子”应在比“椅子”离“讲台”更近的位置；例（20）中的“小李”“小王”不论面向何处，其位置都是固定的，即“小王”坐在离讲台较近的前排，“小李”坐在离讲台较远的后排。此时，认知主体的视点不再起作用。郭锐（2004）在述及“环境投射策略（environment-mapping strategy）”时指出，认知主体可把参照体和目标体所处的整个环境的方位特征平移投射到参照体上。例（19）（20）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认知策略。“教室”具有固有的“前”“后”特征，认知主体将“教室”这一方位特征平移投射到参照体“椅子”和“小李”上，便可明确标示“桌子”和“小王”的位置。在此语境中，例（19）（20）之类的表述一般是不会产生歧义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NP”本身没有固有的“前”“后”之别时，整个语境能否体现出方向性，通常是此类“NP前（面）”结构是否存在歧义的主要原因。

⁹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如果目标体被参照体遮挡，我们通常会采用“目标体在参照体的后面”的说法，即以“后”描述人眼看不到的位置。

2.4 小结

如前面的“图一”所示,对同一“NP 前(面)”结构,有可能做出多种识解,而不同的识解可能是基于不同的事理关系和认知方式形成的,为此,对“NP 前(后)”的歧义问题也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当“NP”本身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时,“NP”是否具有一定的空间性,是“NP 前(面)”结构能否形成内部参照义也即该结构是否存在歧义的主要原因;当“NP”不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并且在整个语境中也没有体现出方向性时,如何识解“NP 前(面)”结构则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视点及由此决定的认知策略。如采取“平移投射”策略,目标体在离认知主体较远的位置(远于参照体);如采取“反射投射”策略,目标体在离认知主体较近的位置(近于参照体)。一般来说,如果“NP”本身具有“前”“后”之别,且不具有空间性,“NP 前(面)”结构便不会产生歧义。

3 再议“NP+(的)+前(面)+D”结构的歧义问题

对“复旦大学前一站”(记为“NP+(的)+前(面)+D”)产生歧义的原因,曾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戴耀晶(1998)认为“前”既具有空间语义,又具有时间语义,该结构的歧义是由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的交错造成的。当“前”表示空间意义时,指“超过的一站”;表时间意义时,指“未到的一站”。戚晓杰(2011)则指出,汉语“前”“后”的方位视点是双向的,认知主体既可以面对“过往”,又可以面对“未来”,二者皆是指时间。出现于反映物体移动过程意义的句子中,“前”具有方位视点上的双重指向。龚波(2013)认为,“复旦大学前一站”中的“前一站”指的如是“未到达的那一站”,认知主体采用的是运动策略;“前一站”如指“超过的那一站”,认知主体运用的是纵列策略。

我们认为,“复旦大学前一站”的歧义均是在空间范畴中产生的。“NP+(的)+前(面)+D”结构中的“NP”即使具有固有的“前”“后”方位特征,在实际语言运用中,我们也会忽视这样的空间特征,即对“NP”的方向性忽略不计。为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比较一下以下三幅图(引自 Svorou1994:12, Figure3、4、5)。



图 6



图 7



图 8

图 6 的英语表达形式为 “the bicycle is at the front of the church (自行车在教堂前面)”。 “教堂” 有 “门”，也即具有 “前” “后” 方位特征，“自行车” 又处于靠近 “门” 的地方，因而这样的表达是很自然的。图 7 表述为 “the bicycle is in front of the church (自行车在教堂前面) ”。此时，“自行车” 与 “教堂” 有一定的距离，不过，二者依然清晰可见。图 8 中的 “自行车” 与 “教堂” 距离较远，但还是可以将其表述为 “the bicycle is in front of the church (自行车在教堂前面)”。图 6、7、8 的汉语表述都是 “自行车在教堂前面”。也就是说，随着 “自行车” 和 “教堂” 距离增加，“教堂” 的形状其实越来越模糊，如果我们能容忍这种模糊性，依然以 “教堂” 为参照体来确定 “自行车” 的位置，那么也就意味着可以完全忽略 “教堂” 作为 “房屋” 固有的 “前” “后” 特征，而是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甚至是一个点。

按此原理，我们同样可以把 “复旦大学前一站” 的 “复旦大学” 看成一个点，即将其看作本身没有方位特征的参照体，在以 “复旦大学” 为参照体确定目标体的位置时，便既可以采用图 4 所标示的 “平移投射” 策略，也可以采用图 5 所标示的 “反射投射” 策略。“复旦大学” 相当于图中的树 (G)，“前一站” 相当于图中的 F1。当采取 “平移投射” 策略时，“前一站” 应为尚未到达的一站，也就是 “下一站”；当采取 “反射投射” 策略时，“前一站” 则应为已经通过的一站，也就是 “上一站”。在我们看来，虽然两种理解均有可能，不过在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把 “前一站” 理解为 “下一站”。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把交通工具行进的方向视为 “前”，认知主体的视线会随着交通工具的行进方向平移，所以这时比较容易采用 “平行投射” 策略，即比较容易把 “前一站” 理解为 “下一站”。当然，参照体往往认知显著度较高，认知主体先识别参照体，然后视线再从参照体上反射回来，也是人们常有的认知策略，因此，采用 “反射投射” 策略，即把 “前一站” 理解为 “上一站”，在语言交际中也很常见。

请再看几个类似用例：

- (21) 他们投工投劳 500 多个工日，整修了村前 500 米长的大道，新开茶园 30 亩、果园 20 亩。（《福建日报》BCC）
- (22) 今晨 6 点多，省道 306 线永春县东关隧道前 500 米，两辆货车相撞，造成载有大型挖掘机的货车驾驶员被困，救援人员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将受伤被困驾驶员救出。（微博 BCC）
- (23) 在自然条件上，曹港址水深岸陡，岛前 500 米水深即达 25 米，最深水域 29 米，且有 25 米水深的天然航道直通渤海海峡，建设 25 万吨级大型码头不需开挖航道和港池，运营成本低。（《科技文献》BCC）

- (24) 交通部门要负责船舶垃圾的收集, 杜绝垃圾入江; 三峡总公司负责坝前 3 公里水域漂浮物的清理; 环保部门要依法对垃圾和漂浮物的处置、清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人民日报》BCC)

实际上, 对以上例句的目标体位置都可以作出两种解读。就例(21)而言, 如果我们不考虑参照体“村”的空间特征, 而是把“村”看成一个整体或一个点, 那么, “村”自身的方位特征对确立目标体的位置就不再起作用, 目标体的位置应取决于说话人的认知策略。为此, 目标体“大道”的位置就有两种可能, 即在远离认知主体的位置或在靠近认知主体的位置。也就是说, 当认知主体采取的是“平移投射”策略时, 参照体“村”的方向跟认知主体的视线一致, “村”处于认知主体和“大道”之间; 当采取的是“反射投射”策略时, 参照体“村”面向认知主体, “大道”处于认知主体和作为参照体的“村”之间。对例(22)(23)(24)可以做出同样的理解, 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

应当说, 在“NP+(的)+前(面)+D”结构中, 标示距离的“D”的远近是会影响我们对整个结构的识解的。如果“D”所标示的距离已经达到较远的程度, 我们便会忽视“NP”的空间特征, 进而依照一定的认知策略来对该结构做出识解。如果可供选用的认知策略不止一种, 那么该结构就会产生歧义。举例来说, 在说“车前两米的地方有个人”时, 我们不可能对“车”所固有的方位特征忽略不计, 即“人”最有可能处于靠近“车头”的位置, 同时也有可能处于靠近“车门”的位置(郭锐 2004 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在说“车前两百米的地方有个人”时, “人”则有可能在车体的任何位置, “车”完全被看作一个整体, 其自身所具有的方位特征已被忽略。我们再回到“复旦大学前一站”上来, “一站”虽然不是数量成分, 但交通工具“站”与“站”之间是有特定的距离的, 而且依照人们对“距离”的一般看法加以衡量, 该距离应为较远的距离。为此, “复旦大学”即便具有方位特征, 该特征在我们的识解中也已不起作用, 我们只能采用主观识解的方式也即或采用“平移投射”策略或采用“反射投射”策略, 来确定参照体和目标体的空间位置关系。选用的策略不同, 对该结构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

4 结语

“前(面)”是汉语中极为常用的方位词, “NP 前(面)”则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处所成分。由于“NP”所指称的外部事物往往具有多侧面、多样性特征, 同时人的思维具有灵活性特点, 对空间关系可以采用不同的认知策略或方式进行认知与表述, 因而“NP 前(面)”在表达空间位置时常会产生歧义。概括地说, “NP 前(面)”结构中的“NP”所具有的空间性特征是该结构是否会产生歧义的主要原因, 认知主体的视点或者说认知策略的不同则会影响参照体

的“前”“后”方向的判定，从而影响对目标体的位置的确认。更进一步说，如果基于“NP”自身的特点，对“NP 前（面）”结构既可采用“内部参照”的方式，也可采用“外域参照”的方式进行识解，或者既可采用“平移投射”策略，也可以采用“反射投射”策略进行识解，那么该结构就均会产生歧义。在此意义上说，使得该结构产生歧义的因素应是多方面的。

附注

本文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简称“BCC”语料库）、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料库（简称“CCL”语料库）及当代小说语料库（简称“当代”）。

参考文献

- Clark, H. H.(1973), *Space, time, semantics and the child*. In E.M. Timothy(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7-63
- Fillmore Charles J.(1971/1975), *Santa Cruz lectures on deixis*.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Reproduction.
- Hill, C.(1982), “Up/down”, “front/back”, “left/right”. In J.Weissenbord & W. Klein (eds.), *Here and the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42
- Levinson, S. C.(1996), *Frames of Reference and Molyneux’s Question: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in Bloom, P., Peterson, M. A., Nadel, L. & M. F. Garrett (eds.),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pp. 109-169
- Levinson, S. C.(2003),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6-88
- Svorou, S.(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hinohara, Kazuko. (1997), *Epistemology of Space and Tim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pp. 125-126
- 今井むつみ・石崎俊（1999）『「前」「後」「左」「右」の意味：認知心理学的アプローチによる考察』Keio SFC Review, pp. 81-88
- 廣瀬幸生(2000)「視点と知覚空間の相対化」, 『空間表現と文法』くろしお出版, pp. 143-161
- 篠原和子・大館実子・松中義大（2003）「「前」と「後ろ」の意味と参照枠：

- 対峙的方略と整列的方略の表れ方」, 『日本認知科学会第 20 回大会発表
論文集』, pp. 144-145
- 篠原和子・大館実子・松中義大(2003)『日本語における「前」「後」の認知
と表現』社会言語科学会第 11 回大会発表論文
- 瀬戸賢一(1995)『空間のレトリック』海鳴社
- 山梨正明(1995)『認知文法論』ひつじ書房
- 山梨正明(2012)『認知意味論研究』株式会社研究社
- 储泽祥(1995) 现代汉语名词的潜行态-关于名词后添加方位词情况的考察,
古汉语研究编辑部编《古汉语研究(增刊)》, 湖南: 古汉语研究杂志社,
pp. 48-64
- 储泽祥(1998)《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戴耀晶(1998)“前”的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 范晓、李熙宗、戴耀晶主编《语
言研究的新思路》,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pp. 131-140
- 方经民(1987)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 《语言研究》第 2 期
- 方经民(1999)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结构, 《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方经民(2002)论汉语空间区域范畴的性质和类型, 《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 郭锐(2004)方位词“前、后、左、右”的参照策略, 《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三
辑,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pp. 1-30
- 郭锐(2008)空间参照理论与汉语方位表达参照策略, 沈阳、冯胜利主编《当
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p. 120-135
- 龚波(2013)空间过程中前后关系的认知策略及其在时间过程中的投射, 《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 2 期
- 李宇明(2002)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 《语法研究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p. 324-336
- 林笛(1973)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 《语言学论丛》第十八辑, 北京: 商
务印书馆, pp. 3-37
- 刘宁生(1994)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 《中国语文》第 3 期
- 吕叔湘(1965/2002)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 《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p. 280-289
- 吕叔湘(1980/2010)《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齐沪扬(1998)《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 戚晓杰(2011)“复旦大学前一站”为什么会产生歧义, 《汉语学习》第 2 期
- 沈家煊(1999)方所, 赵世开主编《汉英对比语法论文集》, 上海: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 pp. 38-63
- 王灿龙(2016)“前、后”的时间指向问题新探, 《当代语言学》第 2 期

文炼（1984）《处所、时间和方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下地早智子（2011）时空隐喻研究的近况及其日汉对比——以 FRONT/BACK 概念词汇的用法为中心，崔希亮主编《认知语法与对外汉语教学论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pp. 194-216

赵元任（1959）*Ambiguity in Chinese*，袁毓林译、沈家煊校（2002）《汉语中的歧义现象》，吴宗济、赵新那主编《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pp. 820-835